

# 老姚其人

汤炳生

作古诗词学习班。  
从练塘库滨的家去区里听课要途经练塘、沈巷、朱家角，这对于70多岁的老姚来说，来回挤公交车赶时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他为了听课风雨无阻、从不缺席。老姚勤奋又有悟性，在杨先生的指导下，他的笔尖开始流淌出家乡过去的甜酸苦辣，还有各种当下的欣欣向荣及变化着的社会风貌。老姚总认为我是专业搞文艺的，在演出和创作方面总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加之我又出了几本关于小说、散文、影视剧方面的书，因此，他有时写了作品会发来给我看看，还说是他的“知音”，业余的要多向专业的学习。

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017年春，他出版了诗词集《晚霞》并及时地寄赠给我。当我翻开散发着油墨香的书页时，

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家国情怀，也感觉到泥土的芬芳和五谷丰登的喜悦，他让好友、乡邻及诗词班的同学也在他的集子里展现。杨先生为老姚写的序言里说，老姚尤其对古人古事几乎无所不晓，我知道他的“无所不晓”一半来自听书、看戏，一半来自阅读。《晚霞》出版后在朋友圈激起了不小的涟漪和关注度，我真替他高兴。

去年盛夏时节，老姚突然微信我：“汤老师，我上次发给你的《歌唱家乡章练塘》你觉得怎样？（他写的《章练塘赋》中有“汉属孙吴东海畔，章氏夫人练兵塘”，此便是当地人把练塘叫做“章练塘”的由来。”他那个作品有近300句唱词，我曾予以肯定，现在怎么又来问了？岂料事隔3个月之后，老姚突然告诉我，

他已请人把《歌唱家乡章练塘》编曲、排练，并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支持，安排在蒸定街心公园文化中心的小剧场演出，希望我去捧场。那天我有事没去，事后女儿把我送到老姚的家。老姚拉着我马上打开电视机，让我看看那天演出现场的录像。嘿，小剧场内人头攒动、座无虚席，连后面都站了不少观众。开演前，村书记上台向观众简单介绍了一下老姚，并说他自掏腰包创排了这台以热爱家乡为内容的节目，应该为老姚点赞鼓掌。整个演出的过程正是完成老姚《歌唱家乡章练塘》心愿的过程，乡亲们听着亲切，个个脸绽笑容频频点头。

过去，每天从父母留给他的低矮小屋走进阡陌纵横的田头，朝朝暮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，这个从没离开过家乡的年过九旬的老农民，他栉风沐雨，脚印来回回叠加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汗水滋润着年复一年的庄稼，这是他无声的歌唱，一生就这么用情地唱着。而今，他早已住进新楼，拿着养老金颐养天年，可他还在用他的笔继续书写着、表达着父老乡亲们的幸福心声……

此生，他真的满足了！

# 母亲

彩虹

母亲已经86岁了，手脚不灵活，眼睛更是模糊看不太清，但多年养成的爱做饭习惯仍热度不减。这不，前几天，我和妻子回老家探望她，刚进门，母亲就挎着菜篮子直奔自己的小菜园，那里各色蔬菜应有尽有。正这时，走村串户的商贩吆喝叫卖“黄鳝和泥鳅要哇”，母亲于是也买了一些，说我小时候最爱吃。妻子在一旁摘完菜后，准备动手做饭，母亲却拦住了她：“你们不经常回来，歇会儿，我来做，我爱做饭……”

记忆中，从小到大，家里的饭都由母亲做，而且做得一手好菜，我也最爱吃母亲做的饭菜。儿时，由于爷爷奶奶去世早，父亲又是老大，家里除了我们姊妹六个外，还有两个未成家的小叔叔，一家十多人的饭菜全靠母亲一人做。每天天还未亮，母亲就早早起床张罗一家人的早饭。农忙时，母亲先下地干活，快到吃饭时间，母亲就提前回来做饭，等到干活的人回家，饭菜已摆到桌上了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村生活条件普遍都差，平常很少能吃到肉，于是母亲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可口的凉拌莴笋丝，飘香的丝瓜鸡蛋汤，香喷喷的韭菜炒鸡蛋……而青椒炒扁豆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一道菜。由于青椒味道辣，有时辣得我们连呛带流眼泪，于是母亲每次做青椒炒扁豆时，先将青椒切成丝后用草木灰搓一下，这样，青椒的辣味就淡多了。我还爱吃母亲做的蛋炒饭，记得我在镇上读中学时，每天早早就要去学校，还没起床，母亲就将一碗蛋炒饭炒好。那时候，姊妹们谁过生日，或谁感冒生病了，母亲就赏赏一碗蛋炒饭，香喷喷、金黄色的蛋炒饭让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很满足，以至于现在我还是爱吃蛋炒饭。

由于母亲一生都爱做饭，也变相造成了父亲不会做饭。记得小时候，有一次母亲去外婆家，当晚因故没赶回来，不会做饭的父亲将米饭蒸得半生不熟，炒的大白菜也是咸到不能入口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父亲第二天早上煮稀饭时，由于天色还暗，竟不小心将抹布掉进了锅里，待吃稀饭时才发现，结果全家人饿了肚子。从这以后母亲很少出远门，即使偶尔外出也是提前将饭菜做好。

母亲一生不仅爱做饭，而且做的饭菜还味道可口，左邻右舍都夸奖，村子里谁家办个喜事之类的，饭菜量大忙不过来时就请母亲去帮忙，每次母亲都笑呵呵前去。大前年的一天，我给远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，说过几天带妻儿回老家。电话是母亲接的，说母亲去街上的堂弟家学厨艺去了。原来，母亲嫌自己多年做的饭菜味道太落伍了，已不适合现代人的口味，决定拜师学艺。正巧我的一个堂弟在城里开了个大酒店，于是母亲决定前学几道拿手饭菜。

果然，过了几天我们回老家时，母亲得知我的两个孩子都爱吃红烧鱼，赶紧买了几条。将鱼收拾干净后，母亲用少许盐、料酒、姜丝、白胡椒粉先将鱼腌起来，看看差不多午饭时间了，母亲开始炒菜了。她先给锅里倒少许油煸香葱姜蒜，然后加入豆豉和豆瓣酱继续炒香，随后将腌制的鱼放入锅内，倒入少许清水，再加盐、白糖、料酒，继续盖上锅盖用火慢烧。当汤汁烧开变浓稠时，再加入一点白胡椒粉和葱花，这红烧鱼便可出锅了。女儿尝了一口说道，奶奶做的饭店的都香啊。母亲笑着对孙女说：“这是在你叔叔的酒店里刚学的。”那天母亲共做了三荤三素，个个色香味俱全，妻儿看到如此丰盛、香喷喷的饭菜，都乐得合不拢嘴，直夸母亲的手艺精湛。

母亲每顿的饭菜量都做得恰到好处，她常跟我们说：“做好的新鲜饭菜，最好当顿吃掉。”于是，平时母亲在家做饭时，每餐尽量做得少一些，宁可缺一口，不吃剩饭菜。母亲虽然爱做饭，但每次母亲都是最后一个上饭桌的，此时桌上的饭菜早已凉了，很多可口的饭菜都所剩无几了，母亲从不埋怨，说只要我们吃好，她就高兴，她就幸福……

# 修枝

育邦

从冬季遗留下来的废墟中  
升起延绵的群山，晦暗的天地  
吻过女儿，我打开栅栏  
用锯子，锯掉枯枝  
用园艺剪刀，修剪败叶  
好，那棵枫树  
好像要御风扬尘  
飞出我的庭院

一朵云，从我的头顶上经过  
它这一日、一年、一生  
划过天空的四季，与一个人一样  
终会成为雨水，降落下  
或者变为水汽，消失得无影无踪  
成为参与循环的废物  
化为禁欲般的黑暗

在我顾影自怜的眼眸中  
寂静燃烧的树林，依稀可见

# 追风（外一首）

左洁

是一缕银丝啊  
穿梭在月光里  
挽着星星的臂膀  
乘着晚风遨游  
浪迹 每一个角落  
峻峭的山岩  
深邃的谷底  
了无生烟的荒林  
不要也不该

让尘土将你掩埋  
追风吧

田野上的希望

我在时光里徘徊  
在童年编织的草帽里  
寻找枝头的新绿  
去田野边吧  
拾起断了线的风筝  
一片片炽热的黄啊  
拨动着大地的心弦  
纸飞机里  
揉进花的芬芳  
自由的呼吸  
在田野上弥漫

# 藏在心里的纯白童话

冯桂萍

腊月里的上海，总带着一种湿冷的执拗。我裹紧了长款羽绒服，拉链拉到顶，连围巾都往上提了提，遮住半张脸，可那寒气还是顺着领口袖口的缝隙往里钻，让我忍不住缩了脖子。清晨出门时，天空还是比较亮的，不一会儿天空转为灰色的，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。同行的伙伴搓着冻红的手，抬头望了望天色，说道：“这架势，怕是要下雪了。”

据说，2026年已经下了两场雪。可要么是高空云层里匆匆掠过的碎雪，未及落地便消融无踪；要么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悄无声息地来，又悄无声息地走，只在清晨的草叶上留下一点微薄的霜白。那样的雪，太轻，太浅，像一场潦草的梦，醒来便了无痕迹，在我心里，终究算不得真正的雪。

天空越来越阴沉，铅灰色的云层渐渐变成了深灰色，仿佛随时都会倾泻而下。风也停了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静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忽然惊呼出声：“下雪了！下雪了！”那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。我猛地抬头，只见无数细小的白点从云层中飘洒下来，像上天撒下的银屑，又像被风吹散的鹅毛，不急不慢，悠悠扬扬。它们在空中打着旋儿，轻盈地飞舞。

“真的是雪！”身旁的人也都停下了脚步，有人举起手机，对着天空拍摄；有人伸出双手，想要捧住这突如其来的惊喜。一位近七十岁的阿姨走到我身边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笑着说：“终于下雪了！”

“终于下雪了！”我有些疑惑地看着她，心想下雪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场普通的事，为何会让她如此动容。阿姨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睁开眼睛，笑着解释道：“下雪总是开心的，现在在上海很难看到雪啊！”

是啊，上海很难看到雪。这座繁华的南方都市，四季分明却总是吝啬于给予一场像样的雪。它的冬天，更多的是湿冷的雨，是刺骨的寒风，是灰蒙蒙的天。偶尔落下的雪，就变得格外珍贵，成了刻在记忆里的的美好瞬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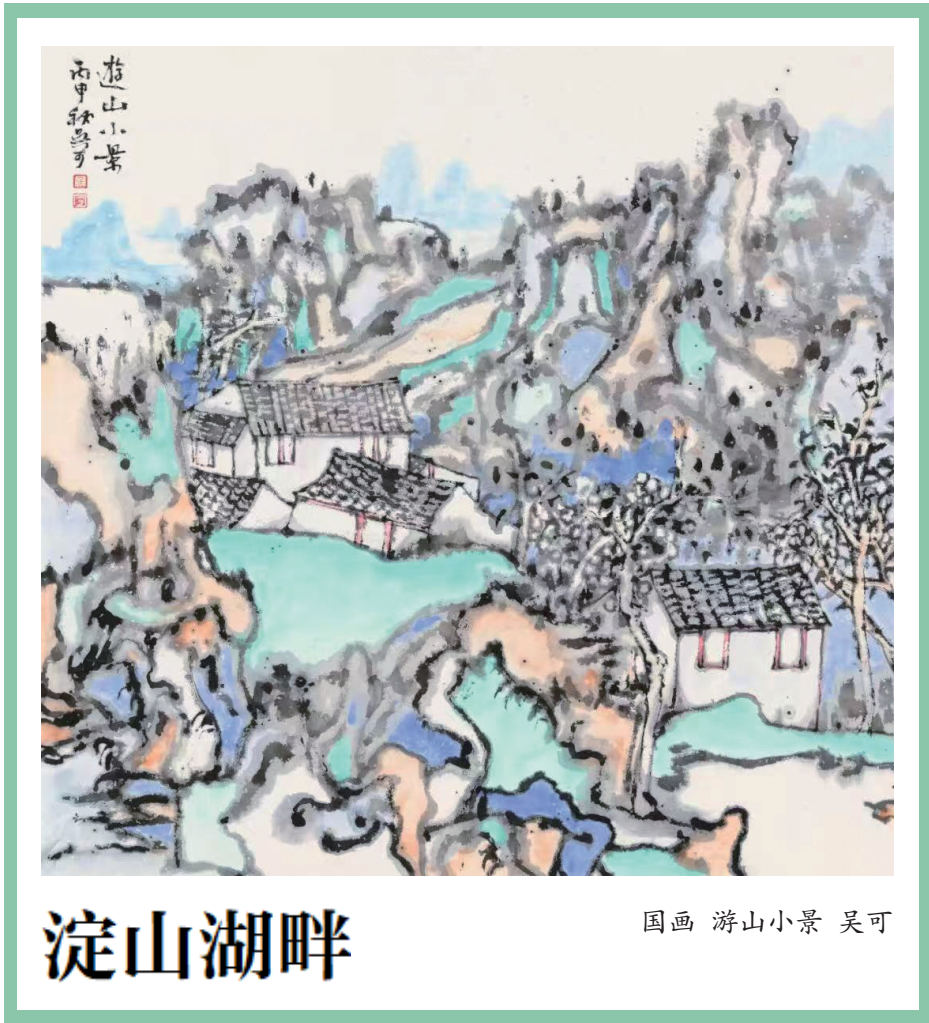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冬天，刚上初中。清晨被窗外的丝丝寒气将我惊醒，早起的母亲将昨晚下了一场大雪告知了我。我迅速地爬了起来，看着窗外。雪将整个村庄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冬装，远处变得朦胧，若有若无，白色让一切变得如梦如幻。走廊外堆积起厚厚的一层，我抓起一把，沙沙的雪在双手的揉搓下，变圆了，往远处抛去，雪球在空中划出了优美的弧线，然后散开，在空中化为万片雪花，最后飘落下来，重新开始了新的旅程。楼下的母亲不停地念叨着：“这样的鬼天气，要是能不上学那该多好！”学校离家有点远，平时骑车要半小时左右。碰上这样的天气，骑车的速度就要慢了许多。母亲的念叨变成了催促，让我早上路，慢慢骑。可我就是爱在这样的鬼天气上路，一路的雪那该有多好玩呢。路的两旁已积起了很厚的雪。不

时有孩子顽皮的脚印和车轱辘碾过的印迹。我的脚开始有点发痒，不知是脚上新起的冻疮在作怪，还是双脚变得不老实。脚变得越来越痒，我只能停下车来，看着路旁有一段厚厚的洁白积雪未被破坏，心里乐开了怀。脚上那红色的雨靴在雪的照耀下，闪着光芒！我抬高我的右脚，用力踩了下去，“沙沙”。然后是左脚，“沙沙”。一步一步，留下了我的一串串脚印。“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留下脚印一串串，有的直，有的弯，有的深呀有的浅……”一边踩，一边哼，直到这段积雪都是我的脚印。说来也怪，踩完脚也不痒了。

一路小心翼翼地骑着车，终于在上课铃声快响完的最后一刻冲进了教室。第一节是班主任的数学课。我刚坐到座椅上，从嘴里呼出的热气还未散去，突然一股冰冷从脖子到后背划过，整个人哆嗦着，我愤怒地跳了起来，往坐在后排调皮的男生瞪去。我的眼中充满了熊熊的怒火，而他却趴在课桌上，笑弯了腰。宁静而严肃的课堂被打破了，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从正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转移到了我们身上，我瞬时变得满脸通红，身后这位捣蛋鬼还在嬉笑。老师把他叫了起来，他笑着回答老师的话，还交代出了准备偷袭我同桌的作案工具——一个正在融化的雪球。原本以为接下去会是我俩的一段严肃政治教育，可却想不到在了解原委后，老师只是批评了那位男生，并在那堂数学课上宣布了临时改课，带领我们玩雪去。整个教室瞬间沸腾了，并且有很多白色的“炸弹”齐刷刷地往老师射去。我们向操场奔去，在白色的操场上追逐着、尖叫着、嬉笑着，将雪堆成一个小熊、小狗、小雪人……

上海是不经常下雪的，下雪的日子就变成了节日。2018年，上海又下雪了，当我在楼下的绿化地里扫着残雪，一个趣起，引来一大口雪。儿子和他的同学都仰天大笑，估计那时的我样子极其可笑。我抓起一大把雪往他们身上打去，他们迅速散开，并回击了我，就这样，我们在这片空旷的大草坪上用戏存在那样鲜有人打扰的枝叶上的雪，堆砌了一段白色的快乐时光。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仿佛与儿子般大小，疯狂在雪中撒野，就像二十多年前那个穿红雨靴的野丫头，将串串脚印留在路旁，将阵阵欢笑留在初中那堂特别的数学课上。2020年，下雪了，在夜晚飘起了雪，可是没有早晨留下来。

雪，渐渐小了，终究没有停留，又悄悄地离开了，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雪的清新与凉意，指尖仿佛还残留着雪花即融的清凉。我忽然明白，南方人对雪的渴望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，更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与期盼。这场沪上的雪，终将成为我记忆中珍贵的片段。它让我明白，生活中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，总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而那些藏在我们心中的童话世界，也会像这场雪一样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绽放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温暖与力量。



淀山湖畔

国画 游山小景 吴可

# 苏州河畔有个湖北湾

谢天祥

说来也奇，我最初被好友彭建荣的文字攫住，并非因那些宏大的工程叙事，却是一篇名为《河鲜馆》的短章。那是一个慵懒的午后，我信手翻开纸页，便顺着他那活色生香的文字，一步步走进了那个开在湖北湾热气腾腾的小饭馆。小说里，不过是寻常的下馆、吃饭、喝酒，却步步引人入胜。湾里的后生们餐后唾沫飞溅地交口相传，使这家馆子生意莫名地红火起来。读时，我心里也同那些食客一般，存着个悬念：是因为老板娘手段高明，深谙经营之道？是那河鲜当真鲜美异常，别处难寻？抑或，是那风姿绰约的老板娘本人成了这湾口一抹迷人的景致？建荣他不急不缓，只将那人情世态细细地描摹，直到篇末，才不慌不忙地将“包袱”轻轻一抖。那一瞬间，恍然而悟的快意，远胜过河鲜滋味本身。自此，我便迷上了他笔下的这个世界。

建荣是市政系统“一支笔”。他既投身重大工程建设、市政设施运营，又兼任行政秘书、杂志编辑工作，履职繁冗，但依旧笔耕不辍。在我印象里，他写了许多市政宏大叙事以及市政精英，展现了市政行业的风采。后来才发觉，他还写了一百多篇文学作品，其中不乏获奖之作。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，更是篇篇精彩，而且竟都系于“湖北湾”这一方水土。这名号于上海滩的赫赫声名里，原是有些陌生的。人人都知道大都市的风光、魔都的魅力。这十里洋场是南腔北调的熔炉，有叱咤风云的广东帮、宁波帮，有吃苦耐劳的苏北帮、安徽帮，却少有人知，在苏州河那道温柔的臂弯里，还悄然栖息着一个“湖北帮”。建荣便是将这湾口的风土人情，考了他的“血地”。他就像是一个沉静的考古学家，用文字的铲子，一层层掘开这里的泥土，让自那段特殊岁月直至改革开放的烟云，裹挟着一个个人物的悲欢，活生生地再现在读者眼前。那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，全是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，他们的盼与痛，他们的笑与泪，被建荣用一颗同理心细细地描摹，便都有了令人动容的温度。

我想，这真切的生命力，源于他与这

片土地筋脉相连的关系，源于他母亲的智慧。他自幼在湾里长大，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再加上母亲的传授，如同熟悉自己的呼吸。他不像有些作者，只将自己关在书斋里，凭空虚想。他是一边写，一边与人交流，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故事，像洗个澡、打个架、唱首歌、吃个饭，如同和老友叙个旧，娓娓道来。因此，他笔下的人物，无论是整得溜圆的箍桶匠、较劲的刘四婆婆，还是半文盲的李教授、梦清园里的叶克思，都带着烟火气，像是从纸页上走出来，与你倾首交谈。我们都觉得，这些珍珠般散落的篇什，若能串成一条项链，该是何等光景。于是，盼着他出一本专集，成了我们这群老友共同的念想。

前些时日，他忽然沉寂了，音讯略疏。我们正疑惑间，他却带着一个消息，春风似的来了。原来，他悄无声息地将这些年的心血细细整理，编成了一本集子，题名再朴实不过，叫《湖北湾的故事》，已然付梓。这真是了却了他，也了了我们的一桩夙愿。

上海，这座巨大的移民城市，其肌理正是由一个个如湖北湾般的群落织就的。描绘上海的地方生活，书写上海的城市文化，又如何能缺了这湾口里升起的炊烟与这烟火里浸润的人群呢？正如作家丁旭光在序言中所点明的，建荣并非好高骛远，而是俯下身去，关注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人、一个鲜活的群，以此观察湖北湾群体的生存方式与精神脉络。他的笔法，令我想到福楼拜写的《包法利夫人》时的冷静与缜密。建荣深深隐藏于人物与情节之后，不加评判，只作呈现，追求客观的叙述效果，却自有千钧之力。这确是为上海地方文化的书写，辟出一条新的门径。著名作家孙犁先生也肯定了这本集子的意义与价值，所言确是知音之论。

如今，湖北湾已消失不见，然而，苏州河依旧在窗外静静地流淌，那本飘着墨香的新书呈现在眼前，湖北湾的故事被精心留存，足以让每一个读过它的人、路过的人，窥见这座大都市肌理中，那一丝独特而动人的纹理。